

人物传略

长征中的北流籍红军钟夫翔

何泽非 卢岱荣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谱写了气壮山河的革命英雄史诗。1934年5月，在第5次反“围剿”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的北大门广昌陷落，中央红军开始酝酿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历时两年，长征结束。红一方面军行程二万五千里。中央红军出发时，有多少北流籍的红军战士参加呢？因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没法知道。而走完长征路，到达陕甘边区的北流籍红军仅钟夫翔1人，钟夫翔在红一方面军。

钟夫翔是1931年随李明瑞率领的红七军到达江西苏区的。此年冬，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钟夫翔作为红七军战士代表光荣出席了大会。

大会后不久，他被选派到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去学习。要被选上也真不容易呀，整个苏区只选 36 人，政治素质、文化水平、健康状况要求都是比较严的。36 名学员组成一个排，钟夫翔担任排长。他离家前在民乐读过高小，文化水平算是比较高的了，他的学习成绩是全班最好的，每次考试几乎都是第一。学员毕业后，红军无线电总台成立第一分队，钟夫翔任第一分队政委。以后他又调到第二分队去，向姓朱的队长（俘虏过来的）学到许多无线电知识，而且培养介绍队长入了党。他参加了第三、四次反“围剿”，在第 5 次反“围剿”开始时，敌机对红军驻地狂轰滥炸。每天天不亮，部队吃了饭就到野外隐蔽，不能留在城里。一天，钟夫翔和报务员胡立教将无线电台转移时，敌机突然来轰炸，电台被炸坏了。没有了电台，钟夫翔被调到党中央所在地瑞金去，上通讯学校高级班，学习发报机和收报机的装配、修理。1933 年 8 月 1 日，钟夫翔外出买无线电零件，被突如其来的敌机轰炸，他躲到一座桥下，被飞来的弹片擦伤头部。伤治好后，没久就开始长征。

长征之前，一般干部的去留由省委决定报中央；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单位，由各自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而高级干部的去留，则由“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决定。据说起初毛泽东也没在长征名单中，

钟夫翔随后梯队出发，开启了艰苦的战斗历程——

血战湘江

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连续突破三道国民党军的防线，一路西进。进入湖南后，环境更险恶。钟夫翔原配马和勤务兵，但马跌下山崖摔死了，勤务员又跑了，行李也丢了。在抢渡湘江时，更经历了突围以来最惨烈、最关键的一仗。蒋介石调来40万大军，前追后堵，左右出击，天空轰炸。先到达和过了江的红军在两岸浴血奋战，拼死守住渡口掩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直属机关和钟夫翔所在的后梯队以及红军大部队渡过湘江。这一仗，红军损失惨重，5军团和在出征前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殿后的红八军团不复存在，红34师本已开到江边，但为了掩护大部队过江，返身又扑进敌人的包围圈，也全军覆没。中央红军和军委的两个纵队，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千里眼 顺风耳

过湘江后，钟夫翔被调到军委二局即总司令部二局。二局的任务是侦察敌情。局首长交给钟夫翔的任务是盯死周辉元，周辉元部是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之一。钟夫翔对他所带领的无线电小分队落实任务时强调：“我们的前后左右、四面八方都是敌人，如何使我们的部队避开敌人的包围，如何从两支敌军之间的空隙穿

过去，这就要准确地掌握敌情。如何摸准敌情，就要靠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了！”小分队战士把自己手中的武器无线电台称为“千里眼”、“顺风耳”。为了盯死周辉元，小分队战士休息时间最少，工作时间最长。他们每时每刻都用“千里眼”观察敌情，每分每秒都用“顺风耳”监听敌情。周辉元的一举一动，开往什么地方，住在什么地方，小分队都了如指掌。他们把准确的敌情及时报告军首长，军首长就能运筹帷幄，指挥部队怎样往前走，怎样穿越封锁线，怎样迂回到敌人的背后。周辉元也有几个无线电台，也不放松地侦察红军。得知红军在甲地，就往甲地扑，红军到了乙地，又扑向乙地。但扑到乙地时，红军已不知去向。红军就这么机动灵活地避开敌人的主力，从敌人防线仅几公里的间隙中神速地跳出包围圈。钟夫翔得意地说：“这就叫科学战！”周辉元也是个狡猾的家伙，他东扑西扑都扑了空，估计问题是出在无线电，是自己的无线电密码被共军破译了，就立即变换密码：一天一个密码，一个电报一个密码。但使出这一招也不灵，因为周辉元有一条尾巴被钟夫翔捉住，这条尾巴是：周辉元的几个电台，每到一个地方，总要互相通报，你在哪里，我在什么地方，这一通报，就露出尾巴，被红军捉住。周辉元频繁换电报，钟夫翔就昼夜不停地监听，办法是：使用两台机器，一台在前，一台在后，前面的机器工作，后面的机器收线。休息一段时间后，后面的机器走到前面去，架起天线工作，原来

● 发雷霆，大骂部下饭桶。

翻越夹金山

1935年6月，红军翻越夹金山。夹金山在四川境，海拔4000多米。此山地势陡险，重峦叠嶂，危岩耸突，峭壁如削。气候尤为恶劣，虽是6月，山顶却冰雪覆盖。昼夜浓雾环绕，时雨时雪，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空气稀薄，鸟兽绝迹。红军攀登到半山，许多人都出现高山反应——呼吸困难，头昏脑胀，恶心呕吐，腰酸腿软，胸口好像压上千斤大石，每挪一步都要使出全身力气。清乾隆时，十万清军翻越夹金山，留下悲怆的万人坟。近两百年后，红军翻越夹金山，也有许多战士的躯体埋在了雪堆里。钟夫翔带领无线电小分队战士攀上了半山，他不断地鼓励战士：“我们没有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倒下，就不能在大雪山倒下！中央军委对我们这么关怀，我们一定要征服大雪山！”他边说着，边看大部队踏过的足迹，隆起许多雪堆，那是牺牲在大雪山的同志，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悲痛化为力量，咬紧牙关，走在小分队前面。狂风呼啸，大雪铺天盖地地下，小分队的战士累得直喘大气，总想坐下歇一会。钟夫翔边爬边喊：“顶住！绝不能坐下！不能停步！”上到雪山顶再过去一段路，空气特别稀薄，呼吸特别困难，如果脚步一停，就会立即倒下，几分钟就没命。钟夫翔赶在前头，发起口令：“开步走！”小分队跟着他跑，跑了好一段路程，

才脱离危险地段。当地民谚说：“要想翻过夹金山，除非神仙下凡间。”钟夫翔和翻过夹金山的红军就是神仙！

吃蘑菇

过了雪山到草地。那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如果陷进泥沼，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泥沼吞噬。在草地行军十分艰难，泥泞、寒冷、饥饿夺去了许多革命战士的生命。红军在草地走了五六天，才到了叫做毛儿盖的地方。

总局和二局都住在毛儿盖。这里没有什么吃的东西，连总部的康克清大姐也去树林里捡蘑菇。一天早上，无线电小分队的胡立教、钱昌江也去捡蘑菇，满载而归。这蘑菇，有的有毒，有的无毒，很难分辨，煮起来都一样好吃。晚餐煮蘑菇，胡、钱二人放大肚皮吃，钟夫翔吃得少。第二天天亮，钟夫翔先起来，洗漱罢，还没见胡、钱二人起床，他俩是合铺睡的。钟夫翔去推促他俩，一看，他俩还未醒，拉了满床屎。吃多了有毒的蘑菇，会醉得不知醒，睡着撒尿撒尿……

上面的关怀

毛儿盖是藏胞居住的地方，到处都种有青稞，已经成熟，但藏民受国军的恐吓和欺骗宣传都已逃避一空。红军四处派出人找一些藏民回来，用银元向他们购买一部分青稞。这里没有仗打，无线电小分队没有

● 侦察任务，钟夫翔就带领小分队去帮别单位的战士打麦、磨麦。谁知，有人拦着不让他们干活。不但不让他们干活，而且还把磨好的面粉送到小分队来。钟夫翔问他：“为什么给我们这么特殊的照顾？”他说：“因为你们的工作太辛苦了，应该让你们多些时间休息，这是上面吩咐的！”以后还有一件事：红军打土豪，缴获了猪羊，改善伙食，钟夫翔小分队分到的肉，按人头平均，比任何单位都多。钟夫翔不明白，去问管后勤的首长，那首长说：“是上面吩咐的。”“上面”是谁呢？后来钟夫翔终于了解到，“上面”是中央军委的一位首长。这位首长十分关心无线电战士的



生活，他知道无线电战士的工作最艰苦，他知道无线电在作战中的地位极其重要，红军摸敌情摸得那么准，就靠无线电。所以他总是那么关心无线电战士。下命令保护二局顺利进入贵州的是他；不让无线电战士磨麦，而让他们多休息的是他；让多分肉给无线电战士的也是他！他是中央军委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

被饥饿折磨的红军，过了草地，以后到了叫做哈达铺的地方，中央军委下了一个特别的命令：为了迅速恢复红军体力，全军上至司令员，下至炊事员、挑夫，每人发大洋一块，用于改善伙食。其时，五块大洋可买百余斤肥猪一只，两块大洋可买肥羊一只，一块大洋可买鸡五只、鸡蛋百余个、蔬菜五六担。总政治部特别提出“大家要食得好”的口号。各个连队单位都屠猪宰羊、割鸡杀鸭，喜气洋洋，像过新年！

一封特别的电报

红一方面军开到回族聚居的牛屎邦时，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也从四川来到叫做阿坝的地方。牛屎邦离阿坝只有30里。红四方面军的前线总指挥是徐向前、政委是陈昌浩。党中央要求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这里汇合，一同北上甘肃，他不干。他仗着他的部队人数众多，装备精良，衣着整齐，而看不起只有二、三万人，穿着破烂的中央红军。他有阴谋，要夺中央的权。

徐向前、陈昌浩的部队虽是武器精良，但偏偏缺

少无线电台。毛主席派了叶剑英到徐向前那里当参谋长，又从二局抽了一部分人员，由曾三史任侦察台长，带上钟夫翔等到徐向前那里去。

一天晚上，徐向前、叶剑英等军首长在开会。无线电收报机唧唧响，钟夫翔收了电报，然后带上电报走到会议室外，叫传令兵通知叶剑英出来。叶剑英接过钟夫翔递过的电报，他的目光犀利而睿智，看了一眼，脸部表情变得严峻起来，随即把电报塞进口袋里，钟夫翔从叶剑英的表情意识到会有什么事发生。

散会后，叶剑英悄悄通知曾三史、钟夫翔等，要他们带上电台回总部去。半夜时分，乌天黑地，伸手不见巴掌，军营鸦雀无声。叶剑英悄悄走了出去，钟夫翔等带上无线电台，随后偷偷跟出来，朝总部所在的方向走。天亮前，回到了30里外的总部。叶剑英把带回的电报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了电报，当机立断，指挥中央红军北上。对叶剑英，毛主席作过这样的评价：“叶剑英小问题糊涂，大问题一点也不糊涂，原则问题很清楚。”

钟夫翔在阿坝收到那封电报的时间是1935年9月9日晚，幸好他把电报交给叶剑英，如果交给别人，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原来那封电报是张国焘发给徐向前、陈昌浩的，张国焘密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以武力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叶剑英卡住电报不给徐、陈二人看。毛主席带着电报找到周恩来、洛浦等，举行常委紧急会议，决定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分离，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

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速出甘南。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阻拦，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了这种行动。9月10日红一方面军脱离险境。9月12日，洛浦（张闻天笔名）在俄界（今甘肃省迭部县高吉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见到毛主席

1936年一、二月份，叶剑英把钟夫翔调到25军管电台。毛主席在25军。一次行军，毛主席和无线电战士走在一起，毛主席问从一旁走过的一位身材魁梧的人：“你叫什么名字？”那人告诉他：“我叫钟夫翔。”毛主席点点头说：“哦，你就是钟夫翔！”钟夫翔管无线电已有点小名气，毛主席也听说过。毛主席又问：“你是哪里人？”钟夫翔答是广西人。毛主席笑道：“你是个广西佬！”稍停，毛主席又说：“夫翔，夫翔，这名字不错，大丈夫嘛，就要像雄鹰一样，在海阔天空翱翔！”钟夫翔深情地望着毛主席，感受到无比巨大的鼓舞！毛主席记性很好，在解放后，已任邮电部副部长的钟夫翔，有一次去政治局汇报工作，毛主席一见钟夫翔，就笑着说：“呵，你这个广西佬！”

一分钟也不能离开岗位

几个月后，钟夫翔又调到28军去，军长是宋时

轮。其时宋时轮住在山西省的水头镇，钟夫翔带一个无线电班跟随他。宋时轮把两个营分两头部署，一个在水头镇的北面，一个在南面，相距30里。

一天，第四局局长宋玉可到水头镇来，宋时轮炒了辣子鸡请他吃饭，把钟夫翔也叫去，钟夫翔去了，宋时轮说：“把你的服务员也一起叫来吧。”钟夫翔是班长，说：“不行！他正在值班，不能离开岗位！”他们进厨吃饭，边吃边聊，忽然传令兵送来总部的紧急电报，说是有一股阎锡山的部队可能从后山绕道偷袭宋将军。宋时轮多喝了几杯，胆子很壮，很淡定，说：“放心，没事！”但他胆大心细，再看一遍电报，有点放心不下，就派了三四个通讯员到后山看一看。他们才走了里把路，就和报上来的一小股敌人碰上了，噼哩叭啦交起火来。闻到枪声，宋时轮知道出事了。钟夫翔急起身，说：“幸亏没把服务员叫来——”他转身离席，赶回去和班里的战士把竖起的二、三十米高的无线电天线拆下来。宋时轮在后大声说：“老钟，我掩护你！”宋时轮脑门里作了一刹那的分析，敌人既是抄后山小路来偷袭，人数肯定不多。他异常镇定地带一个班的警卫和通讯员投入战斗，把来偷袭的敌人赶跑。

钟夫翔和战士扛着无线电台，赶了十几里，赶到了大队部营地。经过这场虚惊，他深有体会地说：“无线电战士一分钟也不能离开岗位！”

红军长征是老一代革命家用血肉之躯谱写的令人

心灵震撼、精神升华、激情奋进、永不言败的光辉历史。它创造了全世界震惊与赞叹的奇迹。长征留下的敢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坚定信念的乐观主义精神、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所汇成的红军精神，它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精神遗产。

钟夫翔以坚强的革命意志，迈出铿锵有力的步伐，走过了二万五千里山山水水。上面所记，仅是他在长征中经历的几个小片断，却足以表现他对革命理想和事业无比的忠诚、坚定的信念，表现出他不怕牺牲、敢于奋斗的无产阶级乐观主义精神。他以手中特殊的武器“顺风耳”和“千里眼”为红军长征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他是我党我军早期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参加者和创造者之一。长征以后，他在中华民族的抗日救国战争中、在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中和对新中国通讯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北流人民的优秀儿子，北流人民为他而骄傲。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品德，对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高度负责和奋斗不息的精神，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河涝”横流呈英豪

——探寻一位北流“好人前辈”的历史传奇

邹江林佐

探索玉商文化的“好人基因”

石窝镇地处北流市西南部，距北流市区 78 公里，地理位置比较偏僻，而上珍村则是该镇最为偏远的村之一，它坐落在天堂山脚下，东面与平政镇交界，南面与下珍村交界，北面与大双林场交界，西与蒙冲村交界，距石窝圩有 15 公里！

然而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这句话套在上珍村非常合适：村不在偏，有人则灵！这里确实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上珍村有一座建设于近 100 年前的大宅院——树桂堂，虽历经多年风吹雨打，然而其气势、其排场仍在，参观人能深深地感受到当年宅主的豪气与心胸！房屋主人姓林，名启焯，号翼南，清光绪九年（公元 1883 年）出生于北流市石窝镇上珍村，卒于公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享

年八十多岁。在当年他不但闻名北流南部地区，并且闻名相邻的陆川、广东信宜、化州、高州部分地区。

很多人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只知道他叫“河涝头”（当地人把江河洪水最大浪头叫河涝头），并且都叫他“河涝头”。这是因为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穷到13岁时还没有穿裤子，18岁走出山村到云南贵州打拼，数年间发财无数。他发财来势很猛，被称为“河涝头”。他用财牛气冲天，乐善好施。他大办民族工业，为革命做出过贡献，成为民族资本家。近年来，笔者曾经多次向上珍村知情人作详细了解，最近又深入上珍村实地采访了林启焯的部分亲属和宗亲，才初步揭开这位淹没在尘封历史中的“北流好人”前辈的些许传奇经历。

目不识丁 却深谙经商之道

上珍村四面环山，风景秀丽，却比较封闭。林启焯的父母一共生了六个儿子，林启焯排行第三。由于家庭十分穷困，林启焯到13岁时还没穿上裤子，常常光着屁股上山打柴，别人取笑他，并断定他娶不上老婆。

17岁时他跟着做生意的舅父，看舅父做菜籽生意。舅父发现林启焯是块做生意的料子，就给了些本钱，让他单独做菜籽生意，找条谋生之路。林启焯想，自己和舅父在同一个地方做生意，肯定会抢舅父的生意，竞争不过外甥的舅父肯定会倒霉，那样我就是过河拉板没良心了。因此，他就到另外的圩镇去卖菜籽，不跟舅父抢地盘争生意。他的做法与当今社会十分推

崇的“开拓创新”、“互利双赢”的理念非常相近。

大约是公元 1901 年，林启焯有了一点点本钱，改做一点生意，去广东进货，开始经营膏丹丸散、铜盏针脑之类的小百货。逐渐地林启焯的信息多了，眼界开阔了，胆子大了，便决定走出闭塞落后的小山村，到云南昆明去闯世界。他去广东进了足足三斗菜籽和一批百货，开始西进云南。他一路肩挑脚走，走到哪里卖货到哪里，哪里卖完货了就在哪里进货，据说辗转走了 40 多天才到达云南昆明。

昆明这个中国西部大城市是林启焯演绎传奇故事铸造人生辉煌的地方。他先是帮老板挑担、打工、做苦力，什么活都做，什么苦都吃，并且很有心计。林启焯得老板的深爱和信任，但他深知“帮人打工永远发不了财”的道理，当他有了第一桶金的时候，就下决心抓住机遇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果断出手，在昆明大量购置住房商铺，兴建工厂，开始经营当时十分赚钱的五金百货生意。他开办的工厂最多时有三间，他有自己的汽车，经常去香港进货，并且拥有两列开往越南的专列货车。

林启焯扬帆商海，风生水起，生意越做越大，钱财越积越多，实力越来越雄厚，名震一方。林启焯在打拼的过程中，还把跟自己闯荡的几位陆川、兴业老乡带成老板，在昆明一起发财致富。

发财来势凶猛 用财牛气冲天

当地人把江河发大水时来得快、势头猛的洪峰水

头叫做“河涝头”，把一个人称作“河涝头”意指此人发财来得快、来得猛、来得意外。

林启焯运回的财宝到底有多少没人能准确知道，但“晒银纸”却是确实无疑的事情。当时的纸币没有现今纸币的质量那么好，很容易潮湿发霉。如今已有 60 多岁的一位林氏宗亲说，他的阿公也是当年帮林启焯“晒银纸”的人。阿公因为深得林启焯的信任受委托“晒银纸”，天色好时，阿公把厅屋两头的大门一关，就在“天井”的地上晒起银纸来。

林启焯发财来势猛，用财够牛气。他让他的兄弟用大笔钱财在家乡的上珍村和相邻的东华、石玉等村购置良田 400 多亩，给宗亲耕种或者放租。同时大兴土木建房造屋。“民国”十二年(公元 1923 年)，林启焯出资建造独具风格的四合院，宅院占地 4 亩左右，主宅两进，四重横廊，共 36 间房子，取名“树桂堂”。宅院建好以后，他让兄弟叔侄搬进来集中居住。1947 年，林启焯又出巨资在家乡建造比“树桂堂”更大更有气势的“榕树堂”庄园，分给兄弟叔侄居住。改革开放的今天，北流有老板出钱建庄园让宗亲集中居住，其实，在近一个世纪以前林启焯就已经开了先河。

为富更仁 乐善好施

林启焯发大财后，不但毫不惜财为兄弟叔侄兴家建业，有福同享，而且慷慨解囊资助家乡的学校办学，热心做善事办公益事。“民国”二十五年（公元 1936